

韃 韃 起 源 考

方 壯 猷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六月

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三卷二號

抽 印 本

韃靼起源考

方壯猷

- 一 引言
- 二 達靼與柔然
- 三 達靼與突厥
- 四 達靼與室韋
- 五 結言

(一)引言

韃靼一名之見於中國記載者，普通雖多指蒙古民族而言，然西人記載之所謂 Tatar 或 Tartar (即韃靼之對譯)則多有以指中國北方諸族之通稱，亦有以指亞洲北方諸族之總稱者。且元初蒙古民族之一部有名塔塔兒者，當亦韃靼一語之異譯。是則韃靼一名之內容，實含有下列四義：

一，最廣義——亞洲北方諸民族之總稱；

二，較廣義——中國北方諸民族之總稱；

三，較狹義——蒙古民族之別稱；

四，最狹義——蒙古民族之一部塔塔兒之專稱。

因取義之廣狹不同，而名稱之內含自當隨之而異，故論韃靼者不可不先定其範圍也。茲篇所謂韃靼，蓋取第三義，亦即中國記載普通所用以為蒙古民族之別稱者是也。

韃靼民族至成吉思汗出而統一漠北，子孫繼之，遂南併中

國，西侵歐洲，以造成空前之一大國，有如世界史上之一大颶風。此必有其民族之特質，與其悠久之歷史，而非能驟盛於一旦也。然關於韃靼民族之來源問題，從來中國記載雖有靺鞨（宋 白，歐陽修），突厥（蒙 韃備錄，新元史），鐵勒（朔方備乘）等諸說，然皆但言其然，而未嘗言其所以然。且諸說又皆互相抵觸，未足令人置信。近世東西學者之治東亞史者，對此問題雖亦有種種擬議，而卒未得一定論。如英國 漢學家巴克（Parker）氏以爲：達靼民族爲烏桓之遺類；韃靼一語爲烏桓大人『搆頓』之異譯，（見巴克氏著韃靼千年史。）然搆頓爲魏武帝所滅，當西曆一世紀時，而韃靼之名之見於記載者則最早亦不過當西曆六世紀之時，前後相距凡五六百年之久。巴克氏但因搆頓之名與韃靼一語偶相近似，而無其他歷史上之佐證，即遽認爲同一名稱之異譯，似非妥實之論也。且韃靼果爲烏桓之苗裔，則韃靼之名其近鄰之契丹當知之最先。然據胡嶠陷虜記所述，則似契丹人至後周之世猶不知有韃靼之名，寧不可怪？是知巴克氏之說未足爲定論也。日本 箭內互博士著韃靼考，雖曾駁斥宋 歐二氏靺鞨說之非是，然亦未嘗詳論其民族來源。故此問題迄今猶未得相當解決也。

（二）韃靼與柔然

a 韃靼民族爲柔然之苗裔。

b 韃靼爲大檀之異譯。

然則此韃靼民族果何自而來耶？余於此問題久經研索

之後，乃得一種較近事實之假定，以爲達靺民族者柔然之遺類，而達靺之名則大檀之異譯也。據宋書（卷九五）索虜傳末附芮芮傳云：

自索虜破慕容蠻馬二萬餘人，攻圍義陽，據有中國，而芮芮有其故地，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。芮芮一號「大檀」，又號「檀檀」，亦匈奴別種；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里，僭稱大號，部衆殷強。歲時遣使詣京師，與中國抗禮，西域諸國焉者，鄯善，龜茲，姑墨，東道諸國並役屬之。無城郭，逐水草畜牧，以氈帳爲居，隨所遷徙。其土地，深山則當夏積雪；平地則極望數千里，野無青草；地氣寒涼，馬牛斃枯噉雪，自然肥健。國政疎簡，不識文書，刻木以記事。其後漸知書契，至今頗有學者。去北海千餘里，與丁零相接。常南擊索虜，世爲仇讐；故朝廷每羈縻之。

案此文中所見之芮芮虜即柔然之異譯。南朝諸史宋書而外，如南齊書，梁書等皆譯作芮芮；而北朝諸史如魏書則譯作蠕蠕；周書，隋書等則皆譯作茹茹。其聲音皆互相近似，實皆同名之異譯也。此芮芮虜又號「大檀」「檀檀」二名，語形與韃靺之名既互相酷似；而芮芮之住地爲漢世匈奴之北庭，此又與達靺民族之地望殆全然相同也。故謂大檀或檀檀爲韃靺之前身，自非無理之舉矣。魏書（卷一百三）蠕蠕傳記其國號起源云：

蠕蠕，東胡之苗裔也，姓郁久闕氏。始神元之末，掠騎有得一奴，髮始齊眉，忘其本姓名。其主字之曰“木骨閭”，“木骨閭”者，首禿也。“木骨閭”與“郁久闕”聲相近，故子孫因以爲氏。木骨閭既壯，免奴爲騎卒。穆帝時坐

後期當斬，亡匿廣漠谿谷間，收合逋逃得百餘人，依純突鄰部。木骨閭死，子車鹿會雄健，始有部衆，自號“柔然”，而役屬於國（指後魏）。後世祖以其無知，狀類於蟲，故改其號爲“蠕蠕。”

案上文記柔然之號，始於車鹿會，爲彼民族之自稱，自當含嘉祥之義。而蠕蠕之稱，則爲元魏世祖（即太武帝托拔燾）以其無知，始加彼以此不祥之號。然蠕蠕與柔然聲音相類似，當係托拔燾時北魏特選此不祥二字譯彼柔然國號，以輕侮之之故也。而南朝諸史如宋書齊書梁書等之作“芮芮”，北朝諸史如周書隋書等之作“茹茹”，亦皆各選類似之音以譯柔然一名，特未嘗如北魏之含輕侮之之意耳。

至上文所記柔然始祖木骨閭之故事，謂木骨閭曾於北魏始祖神元皇帝托拔力微之世爲奴，至穆帝托拔倚慮之世坐後期當斬云云，則當係一種傳說，而非可信之史實。蓋魏始祖神元皇帝托拔力微當魏元帝景元二年（西二六一年）曾遣子入貢，（通鑑魏紀，）歷文帝沙漠汗，章帝悉鹿，平帝綽，思帝弗，昭帝祿官，桓帝猗迤，而至穆帝猗慮，凡歷八世。木骨閭一人所享之壽命，未必能有如此之長。此種傳說，想係托拔魏尊己抑人之所爲者，未足令人置信也。又上文記柔然爲東胡之苗裔，而南朝諸史如宋書等則皆稱芮芮爲匈奴別種，此問題頗覺複雜，當於拙稿柔然考詳之。

柔然自車鹿會後，歷吐奴傀，跋提，地粟袁，緡紇提，四世而至社崙，其國始強盛。魏書云：

社崙遠遁漠北，侵高車，深入其地，遂併諸部，因勢益振。

北徙弱洛水，始立軍法。…無文記，將帥以羊屎粗記軍數，後頗知刻木爲記。其西北有匈奴餘種，國尤富強，部帥曰拔也稽，舉兵擊社崙。社崙逆戰於頰根河，大破之。後盡爲社崙所併，號爲強盛，隨水草畜牧。其西則焉耆之地，東則朝鮮之地，北則渡沙漠，窮瀚海，南則臨大蹟。其常所會庭則敦煌，張掖之北。小國皆苦其寇抄，羈縻附之。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。

由上文所記，可見社崙之時，柔然之強盛爲如何。案社崙自稱可汗，當魏太祖（道武帝托拔珪）登國九年，（西三九四年。）魏太宗明元帝托拔嗣之時社崙死，其弟斛律繼之。斛律兄子步鹿真殺斛律而自立。社崙季父僕渾之子大檀，又殺步鹿真而自立。魏書云：

初，高車 叱落侯者叛其渠帥，導社崙破諸部落。社崙德之，以爲大人。步鹿真與社崙少子社拔共至叱落侯家，淫其少妻。少妻告步鹿真以叱落侯欲舉大檀爲主，遣大檀金馬勒爲信。步鹿真聞之，歸發八千騎往圍叱落侯。叱落侯焚其珍寶，自刎而死。步鹿真遂掩大檀。大檀發軍執步鹿真及社拔，絞殺之，乃自立。大檀者，社崙季父僕渾之子，先統別部，鎮於西界，能得衆心。國人推戴之，號牟汗紇升蓋可汗，魏言“制勝”也。

由上文所記，可見“大檀”原爲社崙之弟大檀個人之私名。大檀原爲柔然西部鎮帥，因能得衆心，國人推戴，遂爲可汗。於是個人之私名，遂亦隨之擴大而成國號矣。大檀在位時代正當北魏太宗泰常至世祖神曆年間，（西四一六至四三一年。）是

知柔然之號大檀，號檀檀，必始於大檀在位以後矣。

(三) 韃靺與突厥

- a. 達靺之名乃突厥人呼對其隣民族之稱。
- b. 突厥徙居金山正大檀在位之時。
- c. 達靺之名始見於突厥碑文。
- d. 達靺之始見漢籍（黑車子達靺）由於回鶻人（突厥種）之介紹。
- e. 達靺之再見漢籍（陰山達靺）由於沙陀突厥之介紹。

柔然民族自號柔然，南朝諸史譯爲“芮芮”，北朝諸史譯爲“茹茹”，魏書譯爲“蠕蠕”，皆得其聲音之近似耳。至大檀之名（一作檀檀）則原爲大檀個人之私名，何以竟擴大而爲國號耶？此必非無故而然也。據吾人考究之結果，則以大檀個人至之稱爲柔然國號者，殆出於突厥人也。蓋突厥原居平涼，大檀在位之時，始西北徙居於柔然西界之金山地方，爲柔然鐵工。而大檀鎮西界時，又能得衆心，被國人推戴。故其遠徙而來之新民族，突厥，遂只知有大檀，而不知有柔然矣。隋書突厥傳云：

突厥之先，平涼雜胡也，姓阿史那氏。後魏太武（即世祖托拔廆）滅沮渠氏，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，世居金山，工於鐵作。金山狀如兜鍪，俗呼兜鍪爲“突厥”，因以爲號。世臣茹茹，至大業讎，種類漸強。

由上文所記，可知突厥之徙居柔然，正當魏太武帝（世祖）托拔燾之世，（始光元年即西四二四，）而大檀在位恰與魏世祖托拔燾同時。魏書云：

太宗崩，世祖立。大檀聞之大喜，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。世祖親討之，至雲中。大檀騎圍世祖五十餘重。騎逼馬首，相次如堵焉，士卒大懼。世祖顏色自若，衆情乃安。

由上文所記，可見大檀乘魏太宗明元帝托拔嗣之喪，世祖太武帝托拔燾新即位之時，大舉南征。故魏世祖惡其相逼，而改其號爲‘蠕蠕’以侮之。而突厥亦適於此時西北徙於柔然西界，因大檀之能得衆心，遂竟以大檀個人之名爲柔然國號矣。宋書索虜傳末芮芮傳所云芮芮一號大檀又號檀檀者，蓋亦本之於突厥也。

達靺之名見於記載最古者，乃不在中國，而在突厥。當前清光緒間，俄人於外蒙古鄂爾坤河（Orkhon R.）附近發現突厥碑三種：其一曰闕特勒碑文，凡四面，三面皆突厥文；惟一面爲漢文，乃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御製之文。其東面之突厥文字中，有關於達靺之記事二則。茲錄其譯文如左：

突厥闕特勒碑文之一節云：

悲泣者，前方日出處勇猛之沙漠之民 Tabgac, Tüpüt, Apar, Aprim, Kirghiz, 三姓 Kurikan, 三十姓 Tatar, Kytai, Tatabi 之民來悲泣也。

其又一節云：

右則 Tabgač 之民敵也，左則 Baz 可汗九姓 Oguz 之民敵也，Kirghiz, kurikan, 三十姓 Tatar, kytai, Tatabi, 之民皆敵也。此碑文所舉諸國之名，蓋謂闕特勒之時，修睦隣封，故其死後，四隣敵國之民亦皆來悲泣，以示闕特勒之賢明也。碑文中之突厥文字經丹麥學者湯姆孫 (Wilhem Thomsen) 氏之研究，始創通其讀。其部族之名之已經考釋者如 Tabgač 之譯言“唐家子”，或“托拔”，Oguz 之譯言“回鶻”，Kirghiz 之譯“黠戛斯” (“結骨堅昆”) Kurikan 之譯言“骨利幹”，Kytai 之譯言“契丹”，Tatabi 之譯言“奚或霫”，皆經多數學者之考證。而 Tatar 之爲“達靼”之對譯，則又東西學者之所公認而毫無疑義者也。

然此碑之漢文一面，乃唐玄宗御製碑文。文中僅“有北變眩雷之境，西隣處月之郊。”二句中舉其鄰封“眩雷”“處月”二名而已，其他如 Tatar 等國之名皆不見之，似當時中國猶不知有 Tatar 之名者。抑且不但此時，迄於唐德宗貞元年間(西七八五至八〇四)宰相賈耽撰入四夷道里記，考方域道里之數最詳。其所記自中國邊境入四夷之道凡七，凡從邊州入四夷通譯於鴻臚者莫不畢記。然其第四道，記自中受降城通回鶻道一章，記當時外蒙古地方各民族之名稱地望，如骨利幹，都播，堅昆，室韋，鞠，兪，折，大漢，骨師國等皆有之，而亦不見韃靼之名，亦似中國至此時猶不知有韃靼之存在者。中國記載之有達靼事跡者，實始見於唐會昌間李德裕之一品集。一品集(卷五)有賜回鶻噶沒斯特勒等詔書。其末節云：

秋熱，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，黑車子達怛等，比平安好。

又一品集(卷八)有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等書云：

紇茲斯專使將軍踏布合祖云，發日紇茲斯即移就合羅川，居回鶻舊國，兼已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部落。

此爲韃靺見於漢籍之始。而此達怛之名之始見於中國，乃由於回鶻人所介紹而來。蓋回鶻爲黠戛斯所破，烏介可汗率殘部南遁，又爲中國所制，乃依託黑車子達怛以圖存。其後黑車子達怛卒受中國利誘，募殺烏介。因是而黑車子達怛之名亦傳入中國。此黑車子達怛與遼史所見之黑車子室韋爲同一部族之二名。其詳具見拙稿室韋考，(輔仁學誌 第二卷第二期，) 茲不贅及。要之達怛之名既始見於突厥碑文，而達怛之名之始見於中國記載，又由於回鶻人之介紹，回鶻亦突厥種也。

達靺之再見於漢籍，則由於沙陀突厥之介紹。蓋沙陀李克用父子爲吐渾，赫連鐸等所敗，嘗往依達靺。後李克用入關討黃巢，達靺皆從征有功。由是達靺之名乃大顯於中國。舊唐書，僖宗紀，廣明元年條云：

六月，代北行營招討使李琢，幽州節度使李可舉，吐渾首領赫連鐸等，討李克用於雲州。……李克用部下皆潰，獨與國昌及諸兄弟北入韃靺部。……中和元年，二月，陳景思遣使詣行在，請赦李克用父子，令其討賊以贖罪，從之。三月，陳景思賫詔入達靺，召李克用軍屯蔚州。
克用因大掠雁門以北。

又舊五代史唐書武皇紀云：

廣明元年春，天子復命元帥李琢率兵數萬屯代州。 …

…六月，李琢引大軍攻蔚州，獻祖（李國昌）戰不利，乃率其族奔于達靺部。居數月，吐渾赫連鐸密遣人賂達靺，以離間獻祖。…俄而黃巢自江淮北渡。武皇（李克用）椎牛灑血，饗其酋長。酒酣，諭之曰：“余父子爲賊臣讒間，報國無由。今聞黃巢北犯江淮，必爲中原之患。一旦天子敕宥，有詔徵兵，僕與公等南向而定天下，是予心也。…安能終老沙堆中哉！公等勉之！”達靺知無留意，皆釋然無間。…中和元年，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于達靺。武皇即率達靺諸部萬人趨雁門。…中和二年，八月，獻祖自達靺率其族歸代州。十月，武皇率忻代蔚朔達靺之軍三萬五千騎赴難於京師。

案上文所記，沙陀李克用父子爲吐渾赫連鐸等所敗，往依達靺；達靺善待之。後李克用爲節度使，破黃巢，達靺從征有功，乃大顯於中國。此可見達靺之最初見於漢籍，又係由沙陀突厥之介紹，至爲明白也。要之，達靺之名既始於突厥碑文，而其最初介紹至中國者又由於突厥種之回紇人及沙陀人。是則韃靺之名，其爲突厥民族對其近鄰蒙古民族所用之稱呼也，彰彰明矣。

（四）達靺與室韋

- a. 陰山達靺與陰山室韋混稱。
- b. 黑車子達靺與黑車子室韋混稱。
- c. 大室韋（大檀室韋之略）乃柔然遺種。

唐末陰山韃靺與沙陀李克用父子之關係遂使達靺之名

大顯於中國。至遼末金初，而此陰山達靺助遼天祚帝抗金之事，亦爲遼金史上一重要之史實。三朝北盟會編(卷二十一)引史愿亡遼錄云：

保大四年，天祚得大石林牙，又得陰山韃靺毛割石兵；自謂得天助，謀出兵收復燕雲。大石林牙力諫，……不從。此外，東都事略(卷百二十四)遼錄，大金國志(卷三)太宗紀，馬擴茅齋自序，及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(卷百四十三)等所紀此事，大略相同。惟契丹國志(卷十二)及遼史(卷二十九)天祚紀所記事實，雖大體相同，而陰山韃靺之名則作陰山室韋。遼史天祚紀云：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之歸，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，自謂得天助，謀再出兵收復燕雲。大石林牙力諫曰，“……非計也！當養兵待時而動，不可輕舉。”不從。

此節與契丹國志所記相同，當係取材於國志。此所謂陰山室韋，亦明即亡遼錄等之所謂陰山達靺。此達靺與室韋混稱之一顯例也。

又遼史記遼屬國中有黑車子室韋國。此黑車子室韋國在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之開國史上，頗有重大關係。蓋阿保機於唐末遼初大張其國勢，而尙未南侵中國之前，於五六十年之間，對此黑車子室韋國之征討不下十次。而遼太祖元年二月之役，降其八部。則此黑車子之爲當時大國可知。此黑車子室韋亦有作黑車子達怛者。前文所引李德裕文集(卷五)有賜回鶻溫沒斯特勒等書，書末云：

秋熟，卿及諸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，黑車子達怛等，比平安好。

此黑車子達怛與遼史之黑車子室韋當爲同一國名之二稱也。

案胡嶠陷虜記云：

黑車子善作車帳。……契丹之先，常役回紇，後背之，走黑車子，始學作車帳。

此可見阿保機之先，契丹國尙有依託黑車子國之事。而契丹曾役屬回紇之事，又見王延德之紀行。王延德使高昌紀云：

傳曰：契丹舊爲回紇牧羊。達怛舊爲回紇牧牛。回紇走甘州，契丹達怛遂各爭長攻戰。

此可見契丹與達怛原同爲回紇屬國，回紇衰而契丹達怛始互爭雄長。此與契丹爭雄之達怛，殆即指黑車子而言之。蓋契丹曾有依黑車子學作車帳之事。故契丹強盛之後，黑車子不肯屈居其下，而與之互爭雄長。故阿保機南向而取中原之先，必先除此障礙而甘心。故於五六年間，征伐至七八次之多，必至得其降服而後已也。此爲達怛與室韋混稱之又一例也。

由上述二例，可見達怛與室韋混稱，乃可信之史實。然此中關係如何，亦有進而尋究之必要。案柔然滅於突厥。齊天保三年，柔然主勅連頭豆伐可汗阿那瓌爲突厥伊利可汗土門所破而自殺，其子菴羅辰等並擁衆奔齊。天保五年以後，復累爲突厥所破。西魏恭帝二年（西五五五），率部千餘奔關中。突厥既恃兵強，又藉與西魏和好，恐其遺類依憑大國，故使譯相繼，請盡殺以甘心。周文帝議許之，遂收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，於青門外斬之。此可見突厥之滅柔然於柔然遺類不稍寬容之情況。然突厥所欲殺而且能殺者，特柔然之王室及

貴族數千人已耳。而柔然若干萬之民衆，突厥不能盡殺也。當齊天保五年四月，齊文帝親討柔然時，猶爲柔然別部數萬所圍困。又是年六月，柔然率部衆東徙將南侵，又爲齊文宣帝所邀擊而遠遁。然柔然既爲突厥所滅，突厥原居柔然西界。突厥強盛，東向以侵柔然。是故柔然亦惟有東向移避之一法。其王室貴族之向東南移避者，既爲周文帝所盡殺。其遺類之東徙者，又爲齊文宣帝所邀擊。故其餘衆舍向東北遷避外，別無他途也。

柔然之東北界爲室韋國。室韋爲鮮卑之遺類，自後魏始聞於中國，本名失韋，原不過興安嶺東嫩江流域爲限之一小國。其國界所至，南界勿吉國，東界豆莫婁國，西界烏落侯國，地豆于國。（其詳見拙稿室韋攷，輔仁學誌第二卷第二期）。至隋代而失韋國之範圍乃驟然擴大及於興安嶺西之額爾古納河流域，及俱倫泊南北等地。隋書契丹傳末，附錄室韋傳云：

契丹之類也，在南者爲契丹，在北者號室韋。分爲五部落，不相總一，所謂南室韋，北室韋，鉢室韋，深末怛室韋，大室韋。……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，土地卑濕，漸分爲二十五部落。……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，分爲九部落，繞吐紇山而居。……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，依胡布山而住，人衆多於北室韋，不知爲幾部落。……從鉢室韋西南行四日至深末怛室韋，因水爲號也。……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，徑路險阻，言語不通。……北室韋時遣使貢獻，餘無至者。

案上述五部室韋中，惟北室韋常與中國貢使往來，餘均不通。

可見北室韋即魏代興安嶺東嫩江流域之失韋國本部。蓋失韋國自後魏武定二年遣使貢方物，迄武定末貢獻相尋，（魏書失韋傳）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貢獻，（通典室韋傳）；而其他則爲魏以後新增附之部族，故未嘗入貢也。此五部中之鉢室韋居興安嶺附近。蓋此部落所居之胡布山，即今之興安嶺伊勒呼里嶺南之格爾布山之異譯也。至南室韋即俱輪泊南之諸部落之總名。大室韋即俱輪泊北額爾古納河流域諸部落之總名。觀下引之文可知。舊唐書室韋傳云：

今室韋最西與回紇接界者，烏素固部落，當俱輪泊之西南；次東有移塞沒部落；次東又有塞曷支部落；……次又有和解部落；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。……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，那河之北，有古烏丸之遺人，今亦自稱烏丸國。其北大山之北，有大室韋部落，其部落傍望建河居。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；屈曲東流，經西室韋界；又東經大室韋界；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，落姐室韋之北；又東流與那河、忽汗河合；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，北黑水靺鞨之南；東流注於海。

案上文中之黑水，即今黑龍江；望建河即今額爾古納河；那河即今嫩江；忽汗河即今瑚爾哈河（牡丹江）；俱輪泊即今呼倫泊；皆具見拙著室韋攷，（輔仁學誌第二卷第二期），茲不贅及。茲所欲知者，惟大室韋等部居俱輪泊北之望建河流域，烏素固等部居俱輪泊南是也。至唐中葉以後，室韋之居地更有以俱輪泊爲中心之勢。賈耽入四夷道里記云：

回鶻有延陁伽水，一曰延特勒泊。……泊東北千餘里

有俱輪泊。泊之四面皆室韋。

此可見室韋之居地，有逐漸西向擴展之勢，固甚明也。案後魏之失韋國原以興安嶺東之嫩江流域爲限，而隋代之南室韋，大室韋則已在興安嶺西之俱輪南北。何以隋代興安嶺西忽然驟加如許之室韋部族耶？隋代之室韋民族何以能發展至如是之速耶？是必不能無故矣。

余嘗細釋其故，以爲隋代室韋驟然擴大之原因，隋代興安嶺西驟然增加許多室韋部族之故，蓋由於柔然亡國後其遺民東北移避而附於室韋之故也。大室韋乃大檀室韋之略稱，亦即大檀之苗裔也。觀大室韋既與室韋語言不通，是此部族之決非魏代失韋國之同族也，固甚明矣。蓋柔然爲突厥所滅，其遺族(王室貴族)之東南奔北周者數千人，既盡爲北周所殺；其別部之東徙者又爲齊文宣所邀擊；故其遺類(民衆)之東北奔附室韋者，皆自稱室韋，以避突厥人之耳目。魏略鮮卑傳云：

匈奴北單于遁逃後，餘種十餘萬落，詣遼東雜處，皆自號鮮卑。

又後漢書鮮卑傳云：

和帝永元中，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破匈奴。北單于逃，走鮮卑，因此轉徙據其地。匈奴遺種留者尙有十餘萬落，皆自號鮮卑。鮮卑因此強盛。

由上文所記，可見鮮卑之驟然強大，由於匈奴遺民之歸附；隋代室韋民族之驟然擴大，亦猶是也。

然則達靺與室韋之混稱，則又何耶？曰：柔然遺民之東

北附室韋者，皆自稱曰室韋。契丹與室韋同類，故稱此等新附之室韋曰室韋，如黑車子室韋，陰山室韋等名，皆僅見於遼史，契丹國志是也。突厥與大檀之關係較爲密切，既以大檀爲柔然民族之通稱；柔然亡後，其遺民之東附室韋者，雖自稱室韋，突厥人對之則或稱之爲大檀室韋（即大室韋），或仍單稱之曰大檀。音訛而爲檀檀，又訛又爲達怛。此韃韃之名所以始見於突厥碑文，而黑車子，達怛，陰山，達韃之名亦由於突厥族人之介紹，始顯於中國也。

(五) 結 言

總上所述，達韃民族爲柔然之苗裔。此民族本自號柔然，而突厥人則稱之曰大檀，音訛而爲達韃。柔然爲突厥所滅，遺民東附室韋。突厥衰而達韃乃漸蕃息。回紇盛時，達韃與契丹同役屬之。回紇衰，達韃與契丹各爭雄長，南徙內地。契丹盛時，達韃首當其衝，被迫北徙。契丹衰亡，達韃多有助之者。女真盛時，韃韃雄據漠北。至女真衰而成吉思汗乃統一漠北，子孫繼之，遂南併中國，西侵歐洲，以造成一大帝國。其成功之速，雖足驚人，然亦因其民族之特質淵源有自，非偶然也。